

話 絲

期二十三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 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 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 告 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赴敵

冰心女士

I was ever a fighter, so—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R. Browning—

曉角遙吹，
催動了我的桃花騎。
他奮鬣長鳴，
聳鞍振轡，
要我先為備。
那知道他的主人
這次心情異？
我扶著劍兒，
倚著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殘月未墜，

曉山凝翠，
湖上的春風

吹得我魂魂醉。
休想殺得個敵人，
我無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著劍兒，
倚著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昨夜燈筵，
幾個知人意？
朋友們握手拍肩，
笑談輕敵，
只長我驕奢氣。
如今事到臨頭，
等閒相棄！

本 期 目 錄

赴敵	冰心
雪恥與禦侮	平伯
失掉的好地獄	魯迅
墓碣文	魯迅
愛國	川島
陀螺序	周作人
上場與預備	春台

遠地敵人來也！

四馬單刀，

蒼皇急遽，

他也無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家山何處？

一別便成落花飛絮！

等著些兒，

讓我寫幾個字兒

託一託寄書使。

拜告慈親，

暴虎馮河

只為著無雙譽。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曉光下定神靜慮，

把往績從頭細數。

百萬軍中

也曾尋得突圍路。

這番也只要雄心相護，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軒然一笑，

拔刀四顧，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戰歸來，

便是安心處！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四，廿九晨，一九二五，

於挪安辟迦樓。

雪恥與禦侮

平伯

——這是一番閒話而已。——

先要提明，雪恥與禦侮是兩件事，不得混為一談。試言雪恥。我們試想恥是什麼？是日本紗廠一案嗎？不是。上海南京路一案嗎？不是。是漢口英界一案嗎？不是。說這些是恥不錯，但却是英國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廣之是人類的恥。若我們也引以為恥，未免賢者之過；因殘殺是寇盜的恥辱，而被迫害者則「薄乎云耳」。

我們竟靦然不知恥了嗎？不然！我們真羞愧極了！我很奇怪，何以中國一般人士的眼光

如此的短促？何以竟永不想照照鏡子？何以遠矚千里之外而自忘其眉睫。我真有如梗在喉的苦楚，不能不吐。

不提遠的，在五卅慘案未生以前，上海先發生過不堪的下流事，軍人官僚商賈朋比而販煙土，甚至于公開搶奪，互轟畢命，何以竟不聞國民羣起而譁，加以督責糾正制止？這不是我們的羞恥是什麼？這不是我們的羞恥又是什麼！為大什麼家獨不想掀動黃浦江的怒潮洗滌這班煙販煙鬼？

英人誠哉可惡，日人誠哉可殺，他們殺害咱們的同胞數十人之多。數十人多矣，然視數千數萬人則又如何？頻年內爭，殺人盈野，流離蕩析，而死者山積，此非黃帝之子孫乎？獨非無辜之良民乎？外國人殺害我們罪既不可恕，何以我們自殺就大可容恕乎？愛國之士，給一個圓滿的解答。

依我的反省：被侮之責在人，我之恥小；自侮之責在我，我之恥大；雪恥務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年來之國恥真如山累，而外人之凌辱，乃滄海之一粟耳。再推論之，若我絕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嗎？即使謬然以橫逆相加，我們就會束手待斃嗎？明哲者將知其不然。退一步說，即使我們認內亂外患是同等的國恥了。然雪恥的步驟，必先從定內亂入手，斷斷乎無可疑。語有之：『未有奸人在內，而

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外交的勝利，以實力為機杼，未可強求；即僥倖偶獲，亦如一現之花，無裨于久遠明甚。譬如治疾，外患是客邪，內亂是本原。本原一不振，客邪隨地隨時可入，驅不勝驅，防不勝防，倖而驅除，生命亦危殆了。若素體堅強，漫說風寒暑熱無緣侵薄，即感受客邪，驅除亦正易耳。』

就名理論，雪恥當先其大，自侮是恥之大者；就利害論，攻病，當先其急，自殘是病之急者。返觀全國，滿目瘡痍，豈僅南京路上幾點血跡？既把數十人的性命看得重於泰山，則數千萬人的性命何得輕於鴻毛？要記住，要猛省，我們如早些自覺，英日人的鎗聲或者會少響幾下的，可惜那時我們都睡着了。長此以往，依然不悟，不思自拔于泥塗，而晏然以為居天國，惟以「公理」「人道」等等自呼號，自慰藉，則帝國主義者的鎗聲或將疊疊不絕如連珠，又將奈何，又將奈何！

世上決沒有糖果般的「公理」「人道」，除非我們先以「公理」「人道」立國，我們先停止自殺，方始有面皮，有力量來防止他人殺我。我們先打倒自國的強盜主義，方始可以打倒他人的帝國主義。否則總是一死，自殺與被殺又何擇呢？同此沈淪，自溺與被溺又何擇呢？愛國者聞之，自然佛然了，但恕我不能改變自己的偏見。我始終以為國家以建設于正義的

基石上，而後真可愛。

醒來罷！以外患警惕我們內省的自覺心罷！迴黃浦江的怒潮來滌蕩自相魚肉的血腥氣罷！

我決不是說因為有了內亂，外侮是應當忍受，不當抵抗的。然抵抗貴有實力，不是可以意氣用事的。禦侮的法門，最通行而最有效的，是宣戰。但我們自揣，竭全國的民力餓飽了癯疽似的軍閥兵士們，不全是冗物嗎？他們配對外一戰嗎？他們的責任在那裏？恐怕他們錯認他們的天責是搶劫，強姦，販煙土呢。陸軍既然如此，海軍尤其可笑。一年一年的飄泊着，南方有錢南行，北方有錢北去，娼妓式的海軍呀！萬一對英日宣戰，想靠他們維護沿江沿海的要塞城鎮，豈非是一場再好沒有的清秋大夢！

宣戰是必敗的，三尺童子知其必然而大家猶囂囂然唱和不休。以為唱這高調好聽罷？兵凶戰危有什麼好聽！想借此嚇退鬼子嗎？只怕未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宣戰是必須平日有準備，臨時起關，是以國家為孤注了。真的志士們絕不當鬧這種孩子氣，彷彿豎起小拳頭，喊道：『嚇！』

宣戰本來是廢話咯，於是歸到經濟絕交。講經濟絕交，似已大讓步了，然也談何容易。上次對日的經濟絕交，效驗會有多少？二十一

條依然存在，徒然添了「五七」紀念日，使各機關的人員們自在逍遙；這不是前車之鑒嗎？我們要想一想，怎樣才能脫除這虎頭蛇尾的覆轍。

而且對英經濟絕交，其收效比對日尤難。日本以中國為她的惟一市場，中國如全國排日，她會受很大的打擊的。英國却以全世界為她的市場，中國只占了一部分，必不得已時，她忍忍痛，割捨這塊肉，也還過得去；若碰見不徹底的排斥，那更微之又微，不甚覺察了。我們更應當如何的奮勉，打她一下好的。

然而普通堅持的經濟絕交，非有組織的民衆不為功，我們今日如火如荼的救國運動，骨子裏是一盤散沙。團結是平居的訓練，倉卒烏合又何益呢！

罷工罷市罷課的音浪可謂高矣。分別思之。對英日罷工是有意義的普遍的，罷工却是自討苦吃，罷市亦然。至于罷課更覺微小，書獃子們拋書不讀，就堪威服四夷嗎？媿我不明白這個奧妙。本家的小孩子不讀書，何勞鄰舍的憂慮？英日人若都作如是想，不知學生諸君何以待之？游行演講勸募有相當的意義，而罷課不得與焉。

對英日罷工，必得設法安插失業的工人，決不能儘靠隨緣樂助的款項去養活他們的。斷絕對英日的貿易，必得振興本國的產業，作永久的抵制。否則熱度一退，又成五分鐘的笑柄了。

處理這類事情，不貴熱鬧，只要切實，不貴激烈，只要縝密。把外國人推出一分去，咱們便得占這一分；這方是永恆的排斥方可以不惑而屈人之兵。若逞一時虛矯之氣，再而衰，三而竭，烈烈轟轟的來時，冰消瓦解地去了。我們到那時即蹈東海而死，亦無異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與你他視視的偷生有多大的區別？

勇者自克；目今正是我們自克的機會。我主張先掃滅自己身上作寒作熱的微菌，然後去驅逐室內的魃鼠，門外的豺狼。己上牀的癆病鬼不肯服藥養病，反想出去游獵，志誠美矣，然我不信他能。我們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覓得我們的當然。

讓我學古人的口氣，以不能為能謂之愚，明知其不能而姑以為能謂之誣。讀者們，我希望你們對於一切的話都小心地聽，莫自陷于愚而成他人的誣。 六月十五日寫。

失掉的好地獄

魯迅

——野草之十四！

我夢見自己躺在牀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獄的旁邊。一切鬼魂們的叫喚無不低微，然有秩序，與火燄的怒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相和鳴，造成醉心的大樂，布告三界；地下太平。

有一偉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麗，慈

悲，遍身有大光輝，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

「一切都已完結，一切都已完結！可憐的鬼魂們將那好的地獄失掉了！」他悲憤地說，于是坐下，說給我一個他所知道的故事——

「天地作蜂蜜色的時候，就是魔鬼戰勝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威權的時候。他收得天國，收得人間，收得地獄。他于是親臨地獄，坐在中央，遍身發光輝，照見一切鬼衆。

「地獄原已廢弛得很久了。劍樹消却光芒，沸油的邊際早不騰湧，大火聚有時不過冒些青煙，遠處還萌生曼陀羅花，花極細小，慘白可憐。——那是無足怪的，因為地土曾經大被焚燒，自然失了他的肥沃。

「鬼魂在冷油溫火裏醒來，從魔鬼的光輝中看見地獄小花，慘白可憐，被大蠱惑，倏忽間記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幾多年，遂同時向着人間，發一聲反獄的絕叫。

「人類應聲而起，仗義執言，與魔鬼戰鬪，戰聲遍滿三界，遠過雷霆；終于連大謀略，布大網羅，使魔鬼并且不得不從地獄出走。最後的勝利，是地獄門上也豎了人類的旌旗！

「當鬼魂們一齊歡呼時，人類的整飭地獄使者已臨地獄，坐在中央，用了人類的威嚴，叱咤一切鬼衆。

「當鬼魂們又發一聲反獄的絕叫時，即已成爲人類的叛徒，得到永劫沈淪的罰，遷入劍樹林的中央。

「人類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獄的大威權，那威權且在魔鬼以上。人類于是整頓廢弛，先給牛首河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礪刀山，使地獄全體改觀，一洗先前頹廢的氣象。

「曼陀羅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樣沸；刀一樣銛；火一樣熱；鬼衆一樣呻吟，一樣宛轉，至于都不暇記起失掉的好地獄。

「這是人類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朋友，你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

墓碣文

魯迅

——野草之十五！

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碣對立，讀着上面的刻辭。那墓碣似是沙石所製，剝落很多，又有苔蘚叢生，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爲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

「……離開！……」我遠到碣後，纔見孤墳，上無草木，且已頹壞。便從大闕口中，窺見死屍，胸腹俱破，中無心肝。而臉上却絕不顯哀樂之狀，但濛濛

如燦然。

我在疑懼中不及迴身，然而已看見墓碣陰面的殘存的文句——

「……決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後，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則，離開……」

我就要離開。而死屍已在墳中坐起，口唇不動，然而說！

「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我疾走。不敢反顧，生怕看見他的追隨。

愛國

川島

黃昏時國樑從遊藝園回公寓之後，決計要愛國了。他在路上洋車裏已經想妥；所以一到家就叫來茶役向同寓的白先生處去借近十幾天來的報紙。

然而事不湊巧，且也未免可恨，國樑所有的些消閑錄上固然都沒有記載『慘殺同胞』一類的事，即從白先生處借來的報除近幾天的以外也都殘缺不全，而且所借到的報紙中大部分也都因為吃飯時鋪過桌子，都沾着油漬。雖為愛國性所驅使，顧不得醜陋，然而也要費很大的功夫纔能看清楚。

從八點起一直到十點，國樑差不多把借來的報都看了，結果也不過是說這回的暴動，是

由于排外和赤化。

『排外？許就是老楊他們時常說的反帝國主義；我們是民國，從前是大清帝國，孫文革命，我們是民國，民國的國民因反帝國主義而被殺。這真不該！可惡！』國樑想到這裏，猶如探得別人的秘密，不由的把手往桌上一拍。經這一拍之後，國樑恍如夢醒，知道自己是在設法愛國，又把手往頭上一摸，跟着就想：

『赤化？赤眉賊？赤松子？報上都沒有載。莫非就是虛無黨……但是那個叫布爾扎克，布爾扎……赤——赤化？』國樑站起身來，在房裏低了頭來回的走，走，走，還是想不出其中的奧妙，於是又躺在牀上，兩隻手墊在頭的後面。

『赤——問老白去吧，豈不被人看輕？況且我不知道，他也未必。赤——或者和他去攀談攀談，順便探探他的口氣，看是不是布爾扎克，也許不至於被他看出破綻，只要說話時留心點。』想罷起來，叫茶役拿來開壺，順便就叫茶役去看白先生在家沒有。

『李先生！白先生出門啦。』停了一會茶役進來回報。

『唔，等他回來時再來告我。』

『是！』茶役要走。』

『喂！等一等，該我去換一塊錢；打一壺

煤油，買一瓶——兩大瓶汽水，十塊杏仁酥，再買幾塊蛋糕。快！』

茶役走後，國樑因為碰了赤化的壁，對於愛國怎樣愛法一時又決不定了。去講演，到戲台上，會不會被看客『噓』？募捐？偏偏那件華絲葛夾衫——國貨的方送去漂染。傳單？廣告？和老白一齊署名。可總得自己先擬一個稿子纔好，老白也許不肯擬。于是湊近去子去坐下拿起筆來寫了。

『慨我華夏。積弱不振。滬變傳來。聞者衝冠。捕頭何物。轟我胞與。□□夙不自量，誓甘擋車。杞天有慮。完卵焉附。雖束髮小生不能縛雞。而赤胆忠心情願滅。且夫此次滬事之慘者。孰有甚于斃我華族哉。凡我同志。宜毋籌躇。壹意投筆。衆志成城。藐爾英日。反戈有期。□□周薄德。有……』

『李先生！白先生回來啦。』國樑正寫到此地，茶役進來報告。并且把汽水點心等件放在桌上。

『你先把汽水開了！去請白先生說我有要緊事情和他商量。』

吩咐完，國樑又拿起筆來，嘴裏還是『慨我……』的念着。

『快兩點了，還不睡嗎？用功……』白先生進來就說。

『不，我是在做宣言』

『宣言？』

『是的！你看一看。如果也肯簽名更好，廣告費我擔。喝汽水，還有點心。』

白先生手裏拿一塊點心，一面吃，一面就燈下來看他起草的宣言。

『很好！很好！真是世界上沒有王道了。我當然署名，這還沒有完吧？』

『我以為爲登廣告宜于字少，就這樣有厚望也算完了，另外再說，你看字句間有斟酌的地方沒有？不要客氣。喝汽水，請！』

『不客氣，很好很好。不過這籌措的籌字，許是未雨綢繆的綢字吧？是不是表示慢的意思？』白先生指着宣言稿子說。

『是！是的！我的筆誤，天實才太晚了，我的腦經有點昏。』

『這廣告，明天能出來正好，據今天晚報說明日下午天安門要開大會。』

『大會？已經趕不上了。』

『唉！只好後天。』

『那沒有法子。』

白先生這時拿起汽水瓶來就喝，并且說：『民爲貴，社稷次之，現在慘殺同胞，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自家打仗總因想弄好中國，究竟情猶可原，就如革命黨，現在竟遭盎格遜種的槍殺，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盎格遜……是日日本呢還是英國？』國樑又疑惑不決了。于是只好說：『再吃點點心吧，時候已經不早了。』

白先生看一看手錶說：『明日再談吧！登報事就勞駕，我可以署名。』

白先生出去之後，國樑便關了門，擰低燈火躺在牀上了。然而一時頗不安易睡着。所以在牀上仍是想該怎樣愛國才好；要愛國非明天赴天安門大會不可，但是去了誰知道我是在愛國！廣告又得後天才能見報。國樑的頭已經有點發漲，總因爲想不出妥當的愛國法，反來覆去的仍是睡不着。一直等到天色微白，麻雀們在樹上吵時，纔慢慢地睡去。因爲已經想到一條妙計，并且也下了決心，在未赴大會之前，先去訪在西方醫院做看護的他的表妹。

第二天白先生還沒有起來時，國樑就起來了。頭腦還是漲的，拿鏡子一照，眼睛也陷進去了。一看手錶已經九點，于是急着洗臉，也沒有刷牙，只把口嗽一嗽，剩下的嗽口水，便用左手的食指蘸着在桌上寫了幾回『慘殺同胞……』

國樑從他表妹處回來已經十一點半，據茶役報告白先生來看過他幾次，現在已經去天安門了。

國樑叫茶役盛來一盆臉水之後，順手又把房門關住，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小瓶火酒，藥棉

花。橡皮膏和一捲毛邊紙放在桌上。另外有一把裁紙刀。隨手就用棉花蘸了火酒細心地把刀擦了一回，洗了臉，擦過雪花膏，又用火酒把左手擦了一回，換上衣衫，帶上裁紙刀，毛邊紙和橡皮膏等去天安門了。

一路來車夫走的太慢，國樑到會場時，台上已經有演說，好容易費了多少力氣纔擠近台去，站在台旁的梯子上。可是國樑的腿也覺得比平日的軟，心總是跳。

等了一會，便有一張血寫的『慘殺同胞，國樑泣告。』的毛邊紙浮在幾萬羣衆的眼前；羣衆也如中國從此得了救似的，大喊：國樑萬歲！民國萬歲！萬萬歲！

此時國樑想到他既達了愛國的目的，而且如此榮幸，便在衆人不留意時把帶來的橡皮膏偷偷地擲掉。 一九二五，六，十五。

陀螺序

周作人

劉侗帝城景物略記童謠云，「楊柳兒活抽陀螺」，又云「陀螺者木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爲柄，繞以鞭之繩而無竹尺，卓於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之，轉轉無復住，轉之急，正如卓立地上，頂光旋旋，影不動也。」英國哈同(A. C. Haddon)教授在人之研究中引希勒格耳(G. V. Schlegel)之說，謂荷蘭之陀螺(Tol)從爪哇傳至日本，

稱作獨樂，後又流入中國。唯日本源順(Moto no shitasau)編和名抄云，「獨樂，(和名)古末都玖利，有孔者也。」獨樂明明是漢語，日本語今簡稱「古末」(Koma)源順係十世紀初的人，當中國五代，可見獨樂這玩具的名稱在唐朝已有，並不是從外洋傳入的了。

我用陀螺做這本小書的名字，並不因為這是中國固有的舊物，我只覺得陀螺是一件很有趣的玩具，幼小時玩過一種有孔能叫的，俗名「地鵝」，至今還記得，此外又因了帝城景物略裏的歌辭以及希臘的陶器畫，便使我想定了這個名稱，這一冊小集子實在是我的一種玩意兒，所以這名字很是適合。我本來不是詩人，亦非文士，文字塗寫，全是遊戲，——或者更好說是玩耍。平常說起遊戲，總含有多少不誠實的風雅和故意的玩笑的意味，這也是我所不喜歡的，我的乃是古典文字本義的遊戲，是兒戲，(Patis)是玩，書冊圖象都是玩具(Paisnia)之一。我於這玩之外別無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雖然此外還有日常的苦工，馱磚瓦的驢似的日程。馱磚瓦的結果是有一口草吃，玩則是一無所得，只有差不多的勞碌，但是一切的愉快就在這里。昨天我看滿三歲的小姪兒小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擎了一個煤球的鏟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樣子用右足踏鏟。竭力地挖掘，只有條頭糕一般粗的小胳膊

上滿是汗了，大人們來叫他去，他還是不歇，後來心思一轉這纔停止，却又起手學搖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階上了。他這樣的玩，不但是得了遊戲的三昧，併且也到了藝術的化境。這種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快樂幾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義，與時時處處拘囚于小主觀的風雅大相懸殊：我們走過了童年，趕不著藝術的人。不容易得到這個心境，但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麼努力學玩，正是我們唯一的道了。

這集子裏所收都是翻譯，我的翻譯向來用直譯法，所以譯文實在很不漂亮，——雖然我自由抒寫的散文本來也就不漂亮。我現在還是相信直譯法，因為我覺得沒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譯也有條件，便是必須達意，儘漢語的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保存原文的風格，表現原語的意義，換一句話就是信與達。近來似乎不免有人誤會了直譯的意思，以為只要一宇一字地將原文換成漢語，就是直譯，譬如英文的 *lay on his back* 一句，不譯作「仰臥着」而譯為「臥著在他的背上」，那便欲求信而反不詞了。據我的意見，「仰臥著」是直譯，也可以說即意譯，將牠略去不譯，或是作「坦腹高臥以至臥北窗下自以為羲皇上人」是胡譯，「臥著在他的背上」這一派乃是死譯了。古時翻譯佛經的時候，也曾有過這樣的事，如金剛經中「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這一句話。達摩笈多譯本為「大比丘衆共半十二比丘百」，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裏可以如此說法，但譯成漢文却不得不稍加變化，因為這是在漢語表現力的範圍之外了，這是我對於翻譯的意見，在這里順便說及，至於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夠信達雅，而且還能用了什麼譯把文章寫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過是別一問題，現在可以不多說了。

集內所收譯文共二百七十八篇，計希臘三十四，日本百六十二，其他各國八十二。這些幾乎全是詩。但我都譯成散文了。去年夏天發表幾篇希臘譯詩的時候，曾這樣說過。(詩是不可譯的，只有原本一首是詩，其他的任何譯文都是塾師講唐詩的解釋罷了。所以我這幾首希臘詩選的譯翻實在只是用散文達指，但因為原本是詩，有時也就分行寫了：分了行未必便是詩。這是我所第一聲明的。)所以這不是——本譯詩集。集中日本的全部，希臘的二十九篇，均從原文譯出，其餘八十七篇則依據英文及世界語本，恐怕多有錯誤，要請識者的指教。這些文章係前後四五年間所寫，文體很不統一，編訂時不及改正，好在這都是零篇，不相統屬，保存原形或者反足見當時的感興：姑且以此作為辯解罷。

這一點小玩意兒——一個陀螺——實在沒

有什麼大意思，不過在我是愉快的玩耍的記
念，不免想保留牠起來。有喜歡玩耍的小朋友
我也就把這個送給他，在紙包上面寫上希臘詩
人的一句話道，

「一點點的禮物

藏著個大大的人情。」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十二日，記于北京。

上場與預備

春臺

上海的慘事驚天的發生了，於是青年的學
生們，商人們，工人們，滿街的呼號，四處的
講演，挨戶的募捐。可憐的中國除了成千成萬
的搬出空手的青年來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呢！
搬青年不是從這次起的。革命以來，那一
次不是青年去衝鋒去填死的，不過現在衝鋒填
死的更年輕而已！

在中國，辦了大學請不到教授，辦了報館
請不到記者，於是三十餘歲的，甚至二十餘歲
的都充數；一個文學的團體成立了，來入會的
就是這幾個青年，一個科學的問題發生了，來
說話的又是這幾個青年！上海人被強暴的外人
屠戮了，出來抵禦，出來哭泣的還是這幾個青
年！雖然據說中國人民是有四萬萬！

在外國，就法國而論，三十餘歲的大學教
授或報館主筆簡直可以說沒有，年齡不甚大者
總因為學識不及而不發什麼議論不做什麼事業
的。這不是法國沒有議論，沒有事業；實因法
國多着有學識的人去發議論去做事業，現在還
不必勞他們去做哩。只有在大戰的時候，他們
也不得不遺送二十歲的人上戰場去了，據說，

那時的鄉村城鎮以至於都會，一望不見青年男
子的了！然而那時的老教授們何等的憂慮，說
這樣下去將使法國人滅種，將使法國文化成爲
灰燼。

然而，在那時，上戰場的豈只青年。戲劇
家帶了他們的服飾，音樂家帶了他們的樂器，
醫生帶了他們的藥品，都到戰線上去。大家知
道，青年們在壕溝中是住了四年半呢，倘若沒
有人去給他們醫治心上與身上的創痛，怎能在
壕溝中住四年半呢？上戰線去的還不只他們
哩。化學家去檢敵人的彈片，立刻分析，報告
製造廠仿造更進步的砲彈，又去收貯毒氣，立
刻分析，以定方法，救治已受毒者，並立刻發
明防護面具，電告製造廠趕製運來。新聞記者
與畫家描述戰場情狀，報告國人，並遠傳他
國。婦女們，也上戰場去呀，做看護婦的最
多，戲劇家，音樂家中都有，還有，探問了不
相識的兵的姓名地址，寫了信附上自己的照
片寄去，講些內地的情形，就地歷史上的事
實，那裏有去跡，那裏有好的風景，而且說
「你這樣肯抵抗強暴者。我敬你，我愛你！」
讓他到枕畔去輕讀，或讓他們去傳誦。在城市
中，婦女們販賣，婦女們開電車，做上戰場去
的男子們所留下的一切職務。
這樣的羣策羣力的忍了四年半的苦以後，
總算永遠的能夠說一句苦話了：
「可憐的法蘭西！戰爭以前是一些沒有預
備的呢！」

是的，德國攻破比國了，法國始手忙腳亂
的預備起來；然而沒有砲彈飛射的地方，學校
還是上課，各人永遠絲毫沒有離開文化的目

標，這是他們永久的預備。
中國之不知有些預備者已很久了，而且每
次只讓青年犧牲者，也很久而很多了，萬一現
在的問題鬧大了，可是不能讓學識能力都不充
足的青年單獨去負責，雖然所謂更有學識更有
能力的人也就是這幾個罷了。

倘若這民族在以前是偉大過的，或者將來
是要偉大的。應該鎮靜的籌畫，看見自己的民
族與文化的前程，與對於世界文化的位置。人
類的目標，白的人黑的人都在內的人類的目標
雖然還如星雲的散漫着，然而可用我們的目光
的箭矢射得他漸漸的固定而且清楚起來。爲真
理而愛自己，同於爲愛一切人而愛真理！

我聽到外國人殺中國人的話，似乎說我所
敬愛的教師朋友法國人也殺了人。其實並不
然，而且應該明白，同樣的殺中國人的中國人
多着呢。所以對於這次事件，我們應該有一個
覺醒，向來的懶着毫無預備是錯的，而且從此
刻起就該聯絡起來，一反以前自相欺侮的習慣
，羣籌應付的方法。同時應該知道國與國的分
劃以外，還有一種分劃，是走近與離遠人類共
同目標的兩種人。

我希望我們能夠時時紀念，
「可憐的中華，是一些沒有預備的呢！」
而且此後應該盡力預備，不要專讓青年犧
牲；而青年也當自己知道充分的預備，不使自
己立刻就過時，讓日後的青年也如現在的有
「獨木難支」之感！

我是完全在應該用功的時期內哩，今天之
說話，也無非因爲今天的緊急不得不同上場
罷了。

六月十一日杭州